

# 新約聖經簡史



**Alberto Maggi** 唐安德神父

即使以一種粗略和不完美的方式，我們也必須重建現有的<聖經>文本的故事。因為我們找不到原版聖經，大多數人用的是翻譯版本，這些版本又翻譯自別的語言。

在這裡，“原版”指傳道者的手稿，這個手稿已不復存在。不只是聖經原稿，所有經典的最初文稿都已流失。例如，現有的塞西羅和亞里斯多德的版本和他們的原稿相差一百倍。

幸運的是，福音書並非如此。因為距離它出現只有幾十年的時間，我們可以肯定**90-95%**的內容來自傳道者的原稿。

我這裡試著描述一下聖經第一個作者到最近的作者所寫的文本的歷史。例如，通常教堂使用的歷史最久遠的聖保羅的書信。

比如保羅給格羅森教堂的一封信結尾說道，：“你讀了以後，送給勞迪刻亞教堂讀。然後，你也要讀到來自那裡的信件。”

這個過程到底如何呢？他們保留原信，把信件的複寫稿送到別的教堂。所有的複寫稿都收集在一起。

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保存至今。希伯來和東方世界視《聖經》為神聖，但由於《新約》產生于希臘文化，人們從未這樣看待它。

### “神聖的文本”意味著什麼？

如果我們比對照《舊約》的複製品就會發現，舊約的複製品容易識別，因為視其為神聖，複製的人對《舊約》無比尊崇不敢絲毫改動。

在早期的基督教會並非如此。

基督教會認為聖經的文本是活生生的事物。這樣會產生什麼樣後果呢？格羅森教堂收到信件後，不只複製信件，還加入新的東西，然後送給其他教堂。

新添加的文字或者是因為抄寫人要更好地解釋信件，或者是某教區的具體狀況使它豐富了原來的信件。

我們這裡討論文本，不僅僅是信件，而是所有的福音書，它們被傳輸並且豐富的過程。

我們這裡使用的認定原件的標準是，看它是不是簡短

### 為何如此？

我們假定在福音書中有“耶穌說”。複製者為了避免誤解會增加為“耶穌基督說”。另一個人或許會寫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說”，然後再加上“對他的門徒”。因此，在所有的版本中，第一個，最簡短的是初版。

而且經驗證明，複製人只增多原稿但從不刪減。福音書的文本先被創造再被豐富，因為耶穌的資訊從不被認為是外在于人的行為，或者是供人們調整自己的獨立的準則。而是被看作活生生的可以被社會的經驗豐富的文本。確實，我們現有的是一個根據教堂的需要而形成的文本。

舉例來說，最古老的福音書瑪律穀的福音書中，耶穌對於離棄的立場非常清楚：丈夫不能拋棄妻子，不是離婚，那時候還沒有離婚制度。。

之後，教堂加入了新的內容。比如馬竇的教區對此有不同理解，這句話變成了：“男人不能拋棄妻子，除非他的妻子有不正當的性行為。” (Mt 5.32).

由於具體情況不同，教堂不是絲毫不變地教授耶穌的教義。為了各自教區的利益，教堂調整了耶穌的教義。

現在我們到了保羅的信，他在信裡講到，妻子不應該離開他的丈夫，丈夫也不應和他的妻子離婚。但是由於上帝要我們安寧，就讓那些爭吵不休的伴侶分開吧。

因此，我們看到耶穌的教義逐漸被傳輸，豐富，甚至有時候，就像以上的例子，會被篡改。

福音書中有一段從未在任何一個社區傳播開來。那封信送來的時候，當中的一段被刪掉後送給別的教區。毫無疑問，那段文字出自路加或者他的教區，是一段耶穌原諒了一名與人通姦的女子的描述。難以置信的醜聞！耶穌竟會原諒一個姦婦！耶穌沒有讓她苦修悔過，只是說：“去吧，不要再犯錯。”在一個通姦會被亂石砸死的時代，耶穌寬恕這個通姦女人的事就成了醜聞。甚至連聖奧古斯汀都很震驚並說道：“如果這樣，我們的女子不是要利用這個教義鑽空子了嗎？”

因此，路加福音書中的這一段被摘出來放在了別的地方，一放就是三百年，沒有社區接受這一段。我們現在在若望福音中讀到這一段，第八章的最初的十一句裡。如果你把它從若望福音中拿出來放到原來的地方，也就是路加福音中第 21 張第 37 句之後。你就會看到若望福音和路加福音看起來都更好。因此，你就會看到有一些段落教區都認為很危險需要審查，因此沒有使用。

長話短說，理解我們現有文本的來龍去脈很重要。終於在 18 世紀，四部福音書被集合在了一起。教堂把四部福音書合併在一起，現在看起來很自然，但事實根本不是這樣。

### 為什麼教堂感到需要搜集併合並福音書呢？

假如給予四部不同的福音書同樣的尊重，為何不能只選一部？比如瑪竇的那部。瑪竇福音非常完整並且可以滿足多種需要。為什麼他們加入馬修福音，還有路加福音？這兩部福音看起來很不同。為什麼他們甚至編入非正統的傳道者若望的福音？若望福音一直被懷疑，直到現在人們還對它指指點點，教堂甚至把它放在邊緣的位置上。宗教上有慶祝年，有瑪竇年，瑪律谷年和路加年，但沒有若望年。在一些節日或者秋天，來教堂的人明顯變少的時候，教堂會給那些逝去的神靈佈道若望福音）。

教堂為何要把這四部不同的福音書整編在一起呢？今天所說的自由，正是做到這一點的保證。教堂意識到，關於真正的耶穌的一生和教義不能

只聽一種解釋，瑪竇，路加或者瑪律毅的教區的。我們需要所有四種不同解釋。（就像我們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些）思考和解釋的自由一直安全地存在於教堂。而且不只是一種解釋，而是多種解釋。

就像我們昨天晚上看到的，耶穌的資訊只有一個，但對資訊的呈現有很多種。然後在西元 **180** 年，四部福音書被放在了一起。

我們說過福音書寫自希臘語，那是當時的英語。所有的傳道士和《新約》的作者都使用希臘語，希望借此把耶穌的資訊傳遞給全世界。希臘語是新約時代的世界性語言和商業語言。但後來呢？希臘語及其時代都已逝去，其他語言開始代替希臘語的位置。過去的 **50** 年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我上學時，商業和官方語言是法語，但在 **10** 年之內，法語退卻，取而代之的是英語

**希臘語的文本也是這樣。**

最初用希臘語寫，但是越來越少。

在西方，拉丁語取代了它；

在非洲，科普特語或者埃及語取代了它；

在東方，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語言取代了它。

*然後, 人們再也不能理解聖經。彌撒/禮拜使用翻譯版本。儘管某些希臘語的表述被保留在其中。在禮拜儀式改革之前，當教堂所說的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來自於希臘語。*

西元 **250** 年，（地理意義上的）西方的教堂是拉丁語的教堂。不只《舊約》，連《新約》也翻譯成了拉丁語。翻譯時，譯者會“背叛”原文。因為無論如何準確和完美，翻譯從來不能完全表現原來語言的豐富內蘊。

接著，在德西烏斯和瓦利瑞受迫害之後，德奧克利森開始受到巨大迫害之前，基督教停止了迫害，獲得 **40** 年的和平時期。這期間，聖經的文本被重新閱讀，解釋，並且豐富和修整。因此這 **40** 年，足夠長了。

西元 **380** 年，人們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困惑。教堂不再使用原來的希臘語版本，他們有了翻譯版本。你會發現 **10** 本翻譯的福音書就是 **10** 種不同的翻譯。不僅僅是內容不同：有的有插曲，有的沒有。有的有某些段落，另外的沒有。人們非常迷惑不解。

教皇達馬索任命傑出並淵博的傑羅姆把希伯來語的《舊約》翻譯成拉丁語。而且校訂已經翻譯完成的《新約》。只傑羅姆一個人著手這項繁雜的工作。想像一下他一個晚上就翻好了某部分內容，他那麼聰明，活幹得漂亮極了。

今天，傑羅姆仍然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但可以理解的是，僅一個人做這樣一項工作會出錯。一些錯誤只是令人發笑，另一些錯誤卻造成了悲慘的後果。

有一個錯誤讓人好笑。你們知不知道羅馬聖彼得教堂中米開朗基羅的梅瑟雕像？雕像有犄角。所有十六世紀的梅瑟雕像都有犄角，繪畫中也這樣。希伯來的版本說梅瑟從西奈山上下來。這兒用了一個字，希伯來語中只寫出輔音，不寫母音，因此很難搞清楚。這個字發音是 **cheren**，意思是閃爍或者光線。傑羅姆用了一個 **O**，而不是 **E**，把他闡釋成 **choren**，意思是角。看，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翻譯...

另一個錯誤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瑪麗亞的崇敬。從繪畫和藝術的視角來看，有一幅畫像我認為是對瑪麗亞最醜陋的再現，當然任何觀點都是主觀的。畫中，那個把蛇頭撞碎的女人正是純潔神聖的瑪麗亞。看了畫，人們會對蛇比對那個冷酷的女人更有同情心。這個形象源自於闡釋的錯誤。《聖經創世紀》中詛咒蛇：“我將使你和女人互相仇視，也將使你們的後代相互仇視。他（那個後代，也是耶穌代表的所有人）將打傷你的腦袋，你也將咬傷他的腳踵跟。”

畫中人應該是那個女人的後代，意味著人類最終總會戰勝蛇，但那幅畫卻把那個人再現成了瑪麗亞。

一些錯誤是致命的，造成了數百萬的死亡。

想一想傑羅姆的一個致命的錯誤。當他翻譯若望福音第十章時，耶穌有一個說法：“**There will be one flock, one shepherd**” “將會有一個羊群，一個牧人” (**John 10.16**)。傑羅姆不能確定這句話的意思，他翻譯道：“那將會是一圈羊，一個牧人。”耶穌說的恰恰與此相反。圈到了結束的時候，將來也沒有柵欄，至少對那些聖人而言如此。這是人身限制的結束。所謂的羊群，是歡迎耶穌和他的資訊的教區的人群。關於羊圈說了夠多，傑羅姆犯了一個錯誤。他把“羊群”寫成了“羊圈”，句子譯成了“一個牧人，一個羊圈”。基於這一點，每個教堂都宣稱自己是唯一，然後和其他教堂發動戰爭，這就是宗教戰爭。

傑羅姆作了這些藝術加工，然後修改一遍，又一遍；與此同時，每個教派還認為可以繼續加入新的內容，直到傑羅姆阻止為止。後來，這個版本的《聖經》和《新約》成了教堂的官方版本。因此，教會在這個與其他所有的翻譯版本一樣不完美的翻譯的基礎之上，建立起它所有的神學，禮拜儀式和道德說教。這個版本影響了之後的**1500**年，有時候造成了非常深遠和嚴重的後果。

在新教世界，**1500**年左右人們已經認識到有回到希臘語版本的必要，並且有了一個版本，是鹿特丹的依拉斯莫版本。但是，天主教教會禁止教士以外的人讀聖經。就像對路德的翻譯的反應一樣。路德是第一個把聖經翻譯成口語的人，德語口語。有一個教皇的法令，教皇四世，法令說：“從以往的經驗知道，如果允許神聖的聖經與日常語言無異，人類的脆弱本性將會導致更壞的結果。”

因此這兒就有了一個分歧：新教世界開始用普通人的語言翻譯聖經，然後學習研究。不幸的是，天主教教會感到受到侵犯，更加固步自封。結果就是，聖經好像變成了一本新教的書。

因此當我們繼續向前，不是與最初版本一起，而是與拉丁語翻譯版本一起。這個版本到處都是裂縫。

教皇西斯五世製造了最大的一次危機。**1590**年，他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審查這個版本的聖經。委員會幹的很好，他們把結果送給教皇。教皇和他們產生了分歧，並且擅自修改了聖經。他完全不能勝任這項工作，造成了難以想像的災難。他自作主張刪除了一些內容，又添加一些東西。這是個災難。但是他是個教皇，他又加入一個戒令，任何對他的聖經的更改都會導致被驅逐出教會：“任何人要改變我編輯的聖經——教皇可以這樣做——會被永遠逐出教會。”所以根據這個教皇的意旨，所有的教堂要用這個版本的聖經，並且要世代使用下去。

羅馬有句諺語：“一個教皇煮飯，另個教皇熄火”。意思是說，通常一個教皇做的是事情與他的前任剛剛相反（非常自然地戴著白手套說“根據偉大的前任的意願”，然後做完全相反的事！）

教皇西斯五世的繼任者，教皇克萊門特八世發現了自己手中的這個災難，連帶著被驅逐出教會的威脅。他任命了一個新的委員會複審這個聖經，之前修改的部分得到了更正，並且又說這個版本正是偉大的西斯五世所願。這個版本不完美但足夠好，被稱為西斯-克萊門特聖經，一直是教會的官方版本，直到被梵蒂岡理事會廢止。

那個戴著白手套的理事會，用意良好地停用了這版聖經。此事被寫入了《聖啟示》的憲章裡：“教會總是賦予東方和拉丁語版本聖經榮譽，尤其是傑洛姆版聖經。但是因為任何時候任何事物都聽從於上帝的話。教會極其關心並確保合適和正確的翻譯出自多種語言，而且盡可能從原來的神聖版本翻譯。”這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春天的開始。

所以你看翻譯開始不到三十年。**18**世紀中期，有一個令人驚奇的發現。一個德國人，瓦·馮神多夫在西奈的三聖·凱薩琳修道院發現了原版福音書。這個福音書與當時的拉丁語翻譯非常不同。一些部分在兩個版本中的位置不同。對原版聖經的研究自此開始。現在，天主教教會終於開始

彌補耽擱了的四個世紀。但是我們不只是趕得上了時代，我認為可以說我們對聖經研究的品質和深度超過了新教世界，或者至少在恢復原文的意義上具有同樣的水準。

今天我們發現我們自己在閱讀埋藏了幾個世紀的聖經，一個新的非常難以理解的版本。因為只把原來的希臘語翻譯成我們現在的語言還不夠。

除了包裡尼版的聖經，義大利人知道的最後一個聖經，非常好的一個，是義大利主教代表大會的聖經。**1974** 年第一次被審閱，不幸得是 **1997** 年最後一版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沒有流行起來，真的很可惜。這個版本非常好，我可以推薦給你們。一些表達和基本神學概念沒有了，他們幹的非常好，自然不是完美無缺的，但是很好。